

恥堂存稿一



耿
堂
存
稿
一

高斯得撰

中
華
書
局

耿堂存稿二

高斯得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恥堂存稿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原序

宋季權臣柄政，類惡直醜正，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于朝廷之上。放棄江湖之間，若恥堂高公爲時所媚嫉，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爲恨者也。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，早年試會闈，奉大對，受告君指要于叔父，終其身罔敢墜。淳祐間，繇學省以論時政，詆斥嵩之，旣而儉腐相仍，取敗者益甚，屢以祕監召不起，竭思誠辭，根極事機，寤寐矢之，未嘗卹其私。晚預廟議，殛似道，以夫人神之憤，更以不容去位，而亦無可爲者矣。遜跡雪川，飢不復療，時則藩翰如劉伯宣、瓜爾佳士常求一識面，惟耆成人知訓，至今人兩賢之。案劉伯宣名宣，嘗爲同知浙西宣慰司事，瓜爾佳士常舊作夾谷士常，名之奇，嘗爲僉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事，二人並元史有傳，此云求一識面，蓋宋亡後，斯得隱居湖州時事。公之仲子純彥韓儒甫居吳中，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，竊獲闕所著述，易詩皆有說，諸史有抄，杜佑通典有增損，若孝廟實錄，則嘗秉筆太史氏，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。韓儒沒，二子幼，往之錢塘，聞其客授以養母，不墜家傳，幸以書來曰：吾祖存稿，尙論之士儀圖之，若詩篇奏疏，已刊摹若干卷，子實知吾家世，盍敘其梗槩焉。予拜受而敬贊曰：廩廩乎屈原之離騷，懇懇乎劉向之先見，不幸而無一不驗矣。先生之志，亦足悲夫。先生，蜀人也，坡公當熙豐變法時，顯譏深刺，犯難而不顧，亦獨何心。在當時君相，猶或感悟耳，迨崇觀後，倡爲豐亨豫大之說，雷同一聲，豈無君子，豈能忘其君，進而諫之，執其從，退而諷切之，執其聽哉。沿今以溯古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而春秋作，要不過使人無以致其忠君愛國之心，于是家國天下隨之耳。

嗚呼。昔吾先正。其言明清。卽其所傳。有關於人心世道之故。人能不興起于是乎。蓋名山之藏。次第出矣。

龔璜序

恥堂存稿目錄

卷一

奏疏九首

卷二

經筵故事十三首

卷三

玉堂直日答問五首

論二首

題跋三十二首

卷四

記十二首

卷五

說十首

贊二首

書事三首

序五首

銘五首

雜著六首

卷六

五言古詩六十九首

卷七

七言古詩三十五首

卷八

五言律二十二首

五言長律五首

七言律二十五首

七言絕句十七首

臣等謹案聰堂存稿。宋高斯得撰。斯得字不妄。邛州蒲江人。紹定二年進士。李心傳辟爲史館檢閱。遷秘閣校勘。累官端明殿學士。簽書樞密院事。兼參知政事。爲留夢炎所搆。罷官。予祠。宋亡。隱居苕霅間而卒。事蹟具宋史本傳。斯得父稼。端平間知沔州。與元兵戰歿。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。其立朝審諤盡言。惟以培養國脈。搏擊奸邪爲志。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。多當時切要。今集中所存奏疏。僅及九篇。與本傳相較。已不能無所遺脫。然其于宋末廢弛欺蔽之象。痛切敷陳。皆凜然足以爲戒。至其生平遭遇。始沮于史嵩之。中厄于賈似道。晚擠于留夢炎。雖登政府。不得大行其志。舉凡憫時憂國之念。一概寄之于詩。雖其抒寫胸臆。間傷率易。用韻亦時有出入。而感懷紀事。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。如西湖競渡。三麗人行諸首。俱可補姦臣傳之所遺。雷異。雞禍諸篇。竝足增五行志之所未。

備于宋末故事亦可以稱詩史矣。案本傳載斯得所著，有恥堂文集行世。明葉盛菴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冊，皆不言卷數。後遂亡佚不傳。厲鶚撰宋詩紀事，採摭極博，亦無斯得之名。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，釐爲文五卷，詩三卷，用存其概，而仍以元襲璫原序冠之于前。至其宴趙尙書徐知院包知府樂語三首，體近俳優，殊非正格，謹遵聖諭，于刊刻時槩從刪削焉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。

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

侍讀學士臣陸錫熊

纂修官編修臣程晉芳

恥堂存稿卷一

宋高斯得撰

奏疏

輪對奏劄

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。每惟此官。蓋古宗伯之屬。以佐掌邦禮爲務。職分所繫。至爲不輕。故嘗日夜深思。欲于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。求爲補于國家之大政者。而得其說。敢爲陛下陳之。夫禮者何也。天之經地之義。君人之大柄。天下之大閑。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。故三代盛時。紀綱森嚴。法制明備。尊卑有分。貴賤有別。車服物采。各有等衰。天下之人。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。而不敢踰越。以故民志一定。禍亂不生。憑藉維持。至于數百年之久。用此道也。周室既衰。禮制大壞。秦漢繼之。掃滅無餘。末流之弊。習俗薄惡。民人抵冒。諸侯驕橫。而漢法不得行。外戚顯恣。而大臣不得制。官寺放縱。而朝廷不能治。漢之宗社。遂以陵夷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。所以發憤慨歎。而孜孜于述舊禮。明王制以救之也。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。知天下之禍敗。原于禮制不立。故創業之初。立綱陳紀。爲萬世法。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。獨以爲本朝大綱甚正。而司馬光亦謂大宋受命。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。是以百年之間。教化興行。臣民軌道。凡漢氏藩臣閹戚壞國喪家之事。一皆無之。制度綱紀如此。聖子神孫。世世持循而弗失可

也。然臣觀自頃以來。祖宗典則之舊。寢以隳廢。壞法亂紀之風。漸不可制。竊爲陛下憂之。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。不問也。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。不問也。戚畹葬埋。過于侈汰。以溷有司。不問也。宦寺怙勢。頤指氣使。駕朝使而傾之。不問也。而宗藩之橫。則又甚焉。有縱恣輿臺。囊橐巨盜。而邀求內批。以免死者矣。有嗾使僧卒。伐人宰木。而躡籍官吏以求勝者矣。凡此數端。奸禮犯義。在崇觀政宣之間。固不以爲怪。而隆興乾淳之世。則未必有也。陛下其可恬然視之。而略不加警乎。且上之人既已決隄壞坊。而聽其所趨矣。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。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。至于都司。少有牴牾。則加以無君之罪。不旋踵而逐去。其于聖德能不虧損乎。恃恩犯法之徒。能不踴躍而攘臂乎。政和間。諫官黃葆光上疏。請裁抑省吏。朝廷方爲施行。忽降御筆。手詔云。于豐亨豫大之時。爲五季衰亂裁損之計。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。作千道齋以報上恩。自是省吏之橫。不可復制。臣謂今日事雖不同。而紀綱陵遲。豪猾得氣。無以大異。政刑俱失。遠邇效尤。無怪乎民挺于敝攘。吏肆于豪奪。而略無忌憚也。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訓。而致行之。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。力守祖宗之法度。痛抑親昵之私情。毋使憑藉扶持之地。日尋斧斤。以至于衰亂而不可反。宗社之憂。其猶可及救乎。臣以禮爲職。言之及此。不識忌諱。惟陛下恕其狂僭。

案宋史高斯得傳。理宗淳祐四年。斯得爲太常博士。是疏首云共武禮闈。後云以禮爲職。當是官太常博士時所上。

上言學校疏。案史高斯得傳。理宗淳祐四年。斯得爲太常博士。是疏首云共武禮闈。後云以禮爲職。當是官太常博士時所上。

四上書論黨之不當起復。又劉漢弼徐元杰傳。淳祐五年六月。漢弼官左司諫。元杰官國子祭酒。皆暴卒。太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其中毒。是疏中所云權姦指史黨之所云師儒毒死。指徐元杰。當是

五年六月
以後所上

臣伏見陛下邇者加惠三學。既頒奎畫。以責儒宮。復命學官。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。聖意所屬。昭如日星。中外方鼓舞踴躍。以誦聖德。乃聞忽以小過。上觸威威。至煩御筆。特申警戒。天語峻厲。聞者怛焉。雖其不自愛重。頗孤獎勵之意。然以醉飽罪人。恐非盛世之事。譏者皆謂聖度天寬。本無訶問之意。特一二邪臣。原註陳司業振孫等受託權姦。欲爲報仇。故乘機激怒。而爲此耳。尙賴聖明。曲全全體。釋而弗竟。不然。豈不動搖局面。而墮小人之計乎。夫政教未更之初。明倫一疏。爲羣言之首。國家否泰。剝復之機。實嘉賴之。何可泯沒。自爾以來。指陳時事。類自切中。師儒毒死。則白發邪黨之陰謀。訟獄誕謾。則顯斥小人之姦狀。御史非人。則夜草叩閣之疏。而求力爭。直士遭擯。則亟貽光範之書。而求反命。凡皆以維持國是。摧拉姦萌。其有功國家如此。縱有大過。猶當加宥。況區區杯酒之失哉。且自昔人臣。雖有大罪。上之人猶遷就而爲之諱。如曰簠簋不飾。帷薄不修。固未嘗斥言之也。今明詔自親其文。曾不少加覆護。豈所以令衆庶見乎。臣願陛下以學校爲重。錄其大節。棄其小過。毋聽邪人溢惡之辭。遂生厭薄摧挫之意。庶幾多士氣節。猶可保全。小人聞風。知所畏憚。其于國家大體。誠非小補。臣之職業。頗關學校。故敢縷縷言之。惟陛下下擇焉。

應詔上封事

原註淳祐六年正月時爲秘書郎。案篇中大姦嗜權。亦指史嵩之。

臣竊惟日食之災。固非小變。其在今日。尤爲非常。蓋以歲言之。則適在丙午。國家陽九之會也。以月言之。則是謂三始。前代之所惡也。以日言。則朔日辛卯。詩人之所醜也。凶哉參會。厥咎已彰。況未食之前。晴陰

累日。齊于一朝。譴告曉然。不啻而命。既食之後。餘分逮開。光不及還。諏之羣言。良非美兆。陛下克謹天戒。若稽舊典。豫思所以飭躬正事。撙塞大異者。罷元會而不講。避正衙而不御。卻壽觴而不舉。復下明詔。敷求盡言。聖心憂勞。羣下震恐。臣幸以虛薄。備數周行。懷欲効愚久矣。敢不奉詔而悉陳之。臣伏觀陛下斥去魁孽。更新大化以來。夙夜刻厲。欲以懲革曩弊。改紀庶政。非不至也。然行之踰年。課其成效。茫若捕風繫影。曾未有以小慰海內之望。臣竊惑之大姦嗜權。巧營奪服。將以遂其三世執命。包藏睥睨之志。陛下惕然覺悟。奮獨斷而退罷之。是矣。諫憲之臣。交疏其惡。或請投之荒裔。或請勒之休致。或議奪其麻而壞之。陛下苟行其言。亦足以昭示懲勸。渙釋羣疑。顧乃一切寢而不宣。歷時既久。人言不置。然後詈勉傳諭。委曲誨姦。俾于襲經之時。妄致掛冠之請。因降祠命。苟塞人心。抱擁存全。如護拱壁。夫以蔡京之去。俾之謝事。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州。凡有鄉里嫺姪。比爲死黨者。如朱喬年。葉夢得。林摠之徒。悉皆逐去。不得親近。人謂上意堅定。不可回奪矣。曾不三年。復還相位。窮凶極惡。以階政宣之禍。今罪與京埒。而罰不傷其毫毛。又有姦人貪其重賄。怵其甘辭。于密勿之際。日夜乘間伺隙。而陰爲之地焉。是以訛言並興。善類解體。謂聖意之難測。而大姦之必還。莽卓操懿之禍。將有不忍言者。臣竊爲陛下凜凜也。皇嗣未建。國本久虛。頃歲以來。言者辱腐齒落。不知其幾疏矣。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。而諱焉。英宗之選育也。仁廟春秋二十有六。孝宗之選育也。高廟春秋二十有五。雖未正名號。而聖意固已定矣。陛下之年。視二祖何如也。顧優游不斷。未有專屬。非玩歟。羣臣立長之論。雖涉乎嫌。然皆發乎忠誠。非有他也。而陛下深怪其說。

非疑歟。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。竊聞宣諭宰執。咎進言之煩。非諱歟。自頃以來。諸臣杜口矣。日愒月邁。罅隙不塗。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。求爲漢嗣者。天下祖宗之天下也。陛下受之。將以傳諸萬世。其可牽于私係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。早正而素定乎。大臣者。貴乎以道事君者也。今也獻替之義少。而容悅之意多。知恥之念輕。而患失之心重。內降所當執奏也。則不待下殿而已行。濫恩所當裁抑也。則不從中覆而遽命。揣上之不嚴于絕惡也。則進其餘黨而嘗試。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。則擇其甚者而排詆。嫉正而庇邪。善同而惡異。任術而詭道。樂媮而憚勞。凡其過失。見于羣臣之論奏者。固已不少。陛下其年之間。虛心委寄。所責者何事。而其應乃爾。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。臺諫者。所以主持公是者也。祖宗之時。言入輒行。無所回撓。將以養其氣也。比日以來。厭其強聒。求以箝之。乃有所謂宣諭者焉。權凶逸罰。交章請罪。則諭止之。扈帶私授。抗疏論列。則諭止之。且陛下以此官爲何官耶。蓋明目張膽。立于殿陛。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。顧可諭止之乎。諭之其可止乎。王十朋有言。紹興末。臺諫奉行天子風旨。有宣諭使言者。有宣諭不得言者。臺諫之職。言不行則去。其可受宣諭乎。臣謂今日之病。何以異此。摧其氣。挫其銳。則精神風采。亦日銷月鑠而已矣。陛下果何便于此。侍從者。所以論思獻納。補闕拾遺者也。祖宗以來。蒐覽俊乂。列布禁塗。朝廷一有闕失。言語議論之臣。交唱迭和。圖維正救。是以事無過舉。今也班聯寥落。虛位孔多。職業墮廢。氣象衰頹。國有大事。言之而無助。爭之而無黨。政之多舛。抑此之由。謂當世之士。果無足以充是選乎。則極論綱常。一斥不復者。其人也。執憲端平。排除非類者。其人也。疏陳三漸。力排閹戚。

顯勅二姦肅清宮禁者。又其人也。若此數人。漢廷公卿。孰有出其右者。誠能聚之本朝。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。今也或棄之而不召。或召之而不力。天子嚴憚而不復來記。大臣觀望而不敢薦延。望實之不收。乃徒謂人才乏使而目前之苟可以充數。豈可厚誣哉。刑賞者國之紀綱也。賞公則人知勸。刑肅則人知懼。人主所以御天下者。惟此二柄而已。其可使之私且褻乎。貴介怙親。第賞重複。西垣駁正。遂非不省。恩舊千澤。汙玷郎闈。瑄闕塗歸。而終置不問。賞不私乎。近臣毒死。謀出權姦。國人戶知。賊豈難得。發姦摘伏者。非但失職。又囊橐之典獄訖威。爰書誕謾。敕榜掛壁。跡捕渺茫。朝廷弗竟也。三凶流竄。令非不嚴。乃有庾伏近畿。狎玩國法。州郡故縱。曾不誰何。搢紳傳言。相與憤惋。舜之流四凶族。曾不如此。刑不褻乎。兵財者國之大政也。治兵莫大于謀帥。理財莫先于節用。淮閩巽懦。擢自權姦。趨向旣邪。緩急難倚。今縱不能選威望臣以代之。見大夫之中。豈無可任。遷延歲月。重于易置。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。敵窺南徼。事已數載。邊臣交奏。日駭聽聞。夫敵之往復。誤我者久矣。而廟堂之上。將信將疑。應接常緩。飭兵衛時。糗糧結邊。撫夷落。繕障塞。閒斥堠。非知兵者不能辨也。乃蹈常襲故。不急擇才臣以畀之。萬一邊境不支。北騎奄至。自嶺以南。無復橫草之備。乃駭而圖之。豈將有及乎。軍政以闕。孰大于此。國家版圖。數年以來。蕩析幾半。承平用度。不損圭銖。譬如衰敗之家。產垂盡而費如昔。雖不困。不可得已。邊陲久戍。饋餉日繁。鹽滯楮窮。國計大屈。此何時而土木不休。好賜無藝。白鶴新宮。斧斤之聲未絕。帥臣賜第。版築之役將興。聞之道路。又謂宮掖之間。案明禋之舊。比責幣帛于版曹。貢篚之地。旣虛。至乃輒移他幣以應命。由是而推。

橫費侈用。外廷所不得知。有司所不得會者。可勝道哉。邦財之蠹。孰大于此。陛下臨政顧治。非不焦勞。而如前所陳。無一嘆志。可不思其故歟。蓋自端平親政以來。號曰更化者屢矣。然其所謂更化者。不過下一詔書。易一宰相而已。至于大化之本。關乎氣運之盛衰。治道之隆替。當更而不更者。則固未之思也。本者何。非陛下之心乎。陛下未明求衣。寒心銷志。見于視朝聽斷之時。親近儒臣。詢訪得失。見于旃廈從容之際。雖堯舜之兢業。文武之憂勤。不是過也。然閭閻小人。妄議聖德。或爲謹獨之地。立意之未誠。燕閒之時。室慾之不安。貨利蝕吾之明者也。而不殖之戒未嚴。大姦覲還。私獻絡繹。相位偶缺。多藏交營。君臣之間。相覲以貨。相賂以利。此桓靈汙濁之事。豈盛世所宜有哉。至于便嬖側媚之人。所以營惑耳目。感移心意者。尤足以爲清明之累。腐夫巧譖。而使傳幾搖。妖嬖外通。而潛開邪徑。陰姦伏蠱。互煽交攻。陛下之心。至是其存者幾希矣。夫陛下之心。大化之本也。不于是乎洗濯磨淬。力思所以更之。乃徒立爲虛言亡實之名。而謂之更化。此天心之所以未當。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。雖然是心之非。更之雖在陛下。而格之在臣。陛下斷自宸衷。竝建二相。所以責望之者。特簿書期會之故。錢穀甲兵之間而已。繩愆糾繆。陳善閉邪。蓋將以爲澄源端本之地也。舍是不圖。而汲汲于末流。豈足以爲賢相哉。必力定國本。如韓琦挾孔光傳以悟上心。而犯顏逆指。非所懼。必決去小人。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。必無此事。而挑怨蹈禍。非所恤。必止絕內降。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。必裁抑嬖僥。如陳俊卿之面質上前。力去淵觀。其能及乎此也。則陛下以此望之。庶乎言動造次。交警迭規。涵養薰陶。潛感密悟。必使人主一頓一笑之間。無往而不中其

度焉。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。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。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。孟軻曰：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人皆見之，及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陛下誠能銷變弭殃，以彰更化之盛，則孟軻所謂更者，盡亦反其本矣。臣西南寒儒，頃以庚子冬雷，應詔上封事，乞陛下擇才竝相，以是忤史嵩之，流落三年，不自意得逢陛下，更新大化，再玷周行，目覩歲旦日食之異，敢不奉明詔，吐其狂愚，狂瞽干誅，惟陛下幸赦。

直前奏事

原註：淳祐十二年七月時，以祕書少監兼侍立官。

臣待罪蓬山，錄錄無補。陛下過聽擢之，攝承記注，辭不獲命，日夜思維，所以稱塞者，就列之初，適觀國家有非常之異，職分所在，敢不皇皇汲汲，卽爲陛下言之。臣竊見六月以來，饒州、衢、婺、台、處、嚴、陵、建甯、南劍、邵武諸州同時大水，敗壞官寺屋廬，流殺人民，以千萬計。父老咸謂數百年所無，此非小變也。陛下可不惕然警懼，推原致之，以求以摠塞之乎？臣觀漢儒言災異，謂有某事則有某應，皆爲必然之理，故人或不之信。然本朝大儒程頤、蘇軾、朱熹，謂感應之理甚精，其說不可盡廢。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，臣今探撫漢儒所論水災之應，驗諸當世行事，蓋真有若合符節者。試枚舉而陳之：漢儒謂政令逆時，則水失其性，霧水暴出，百川逆溢，壞鄉邑，溺人民。今盛夏之月，土木橫興，毀徹民居，妨奪農務，窮晝極夜，不得休息，百姓以其愁苦之氣，薄陰陽之和，感天地之精，致異招災，莫大于此。舉動逆時如此，水安得而不應乎？漢儒謂辟過有德，厥災水，水流殺人，說者謂辟君也。人君壅遏有德，使不見用，卽水災應之。今在外之臣，